

我们丛书

广西民族出版社

目光 愈拉愈长

东·西·著

她的眼睛从她的眼眶里飞出，看见前面山梁上一排高矮不齐的树，那些树叶以及树叶上的纹路都像摆在眼前一样清清楚楚。她不太相信自己有这么好的眼力，于是用手揉揉眼睛。揉过之后，她的眼睛看得更远了，她看见山那边的一个村落，她伸长脖子，没有看见马一定。她跺起脚，也没看到马一定。她站到椅子上，仍然是看不见马一定。她找了一把梯子架到屋檐上，她想屋顶那么高，如果站在屋顶上，肯定能够看得更远一些，说不定能看到一定。她沿着梯子爬上去，站在屋顶上，由于阳光太猛烈，她的眼睛还不太适应。她歪着头看了一下太阳，觉得好了一些。现在她站在自家的屋顶上，感到自己特别高大。她伸长脖子，拼命也往远处望，她的目光愈拉愈长。



我们丛书

目光 愈拉愈长



东
西●著

广西民族出版社

丛书策划 李华荣
责任编辑 徐 美
封面设计 张文馨
责任校对 黄春燕
责任印制 蓝剑风

●我们丛书●

MU GUANG YU LA YU CHANG

目光愈拉愈长

东 西 著

出 版 广西民族出版社
发 行 广西新华书店经销
印 刷 广西民族语文印刷厂
开 本 850×1168 1/32
印 张 7.125
字 数 180 千
版 次 1999 年 5 月第 1 版
印 次 1999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印 数 1—3000 册

ISBN 7-5363-3573-3/I·919

定价：16.00 元

目 录

1	目光愈拉愈长
39	没有语言的生活
73	美丽金边的衣裳
113	祖先
143	我们的父亲
152	商品
165	戏看
177	权力
191	溺
199	雨天的粮食
206	把嘴角挂在耳边
221	哑巴说话（后记）

目光愈拉愈长

刘井推了一把马男方的膀子，说你怎么还不起床，太阳已经照到你的屁股上了。马男方像一根木头在床上滚了一下，说你的手怎么这么冰凉？刘井说我能不冰凉吗？我从起床到现在已经挑了三挑水，煮了一锅猪潲，熬了一锅稀饭，我的手能不冰凉吗？我的手不冰凉才怪呢！这时太阳正穿过屋顶破烂的瓦片，照到马男方的屁股上，他像河马一样张开宽大的嘴巴，然后扬起宽大的手掌重重地拍打屁股。他像是拍打蚊虫又像是拍打阳光，劈劈啪啪的声音比放炮仗还响亮，似有一颗打不到蚊虫誓不下战场的决心。尽管他这么拍打着，已经在屁股上拍出了好几根香肠，但是他还没有醒来，好像那只巴掌不是他的巴掌，那个屁股也不是他的屁股，好像是一个屠夫正在拍打案板上的猪肉。

刘井说今天太阳这么好，我们去把南山上的稻谷收了，如果再不收回来，它们就会全烂在地里，明年我们就没吃的。马男方好像没有听见，他的鼾声竟然在大清早响亮起来。刘井想这哪里是农民的鼾声，这明明是干部的鼾声。马男方啊马男方，你打出了干部的鼾声，却没有干部的命运。马男方在床上又滚了一下，说我喝醉了。听他这么一说，刘井真的闻到了一股浓浓的酒味。刘井说你总是说喝醉了，好像喝醉了就可以不劳动，就可以睡大

觉，就可以心安理得地剥削我，你就不能不喝吗？马男方扬手在耳朵边不停地扇着，仿佛要把刘井的声音赶跑。刘井知道现在要马男方起床，除非是太阳从西边出来。这么些年为了叫马男方起床，她差不多把嘴巴都说烂了。但是我不得不说，我要生活，我们全家都要生活，刘井嘟囔着，我先去南山的田里割稻子，中午你送饭给我，顺便跟朱正家借打谷机，叫上几个人把谷子全收了。马男方说好的。这一声马男方说得十分清脆响亮，有一点男人的样子。等刘井准备好镰刀背篓快出门时，马男方突然在床上叫了起来。刘井说你叫什么，有话你出来跟我说。马男方说现在我还不起床，我喝醉了，我只是想问你一定怎么办？谁负责带一定？刘井说我带，现在我就把一定带上，这样我也有一个伴。

刘井站在门口喊一定，马一定——她的喊声刚刚落地，马一定就站在她的面前，手里捏着一团黄泥。他的脸上屁股上手上到处都是黄泥，整个人像是用泥巴捏出来的，而不是她从肚子里生下来的。刘井在马一定的屁股上拍了一巴掌，许多灰尘朝着她的鼻子冲上来，落在她的头发上。她本来是想把马一定身上的灰尘拍掉，但是现在她只不过是把马一定身上的灰尘转移到了自己的身上。她说一定我们走吧。马一定于是跟着他的母亲往南山的方向走去。他的手里仍然捏着那团泥巴，这团泥巴是他最喜欢的玩具。

八岁的马一定只有刘井的腰部高，他的头正好碰到他母亲的背篓底。他们每向前走一步，背篓就敲打一下马一定的头。刘井说一定，你在前面吧，你的头又不是铁做的，怎么经得起背篓的敲打。马一定说不。马一定不愿走在她母亲的前面，他一手捏着泥巴，一手拉着他母亲的裤子。

南山的稻田在五里地之外，路愈走愈长愈走愈小，山坡上除了虫子的叫声之外，没有一点多余的声音，太阳照着茅草和树木的头顶，肥大厚实的叶片像打破的玻璃，反射出细碎的光芒，那

些被太阳照着的地方，很快就要烧起来了，并且发出奇怪的吱吱声。这种声音比虫子的声音更响，比人的声音更亲。刘井感到自己的裤子被什么咬了一下，脖子很快地扭了回去。她看见一定倒到地上。一定说，妈，我走不动了。刘井蹲下来，说一定，你爬到我的背篓里来。马一定爬进他妈的背篓里，咿咿呀呀地叫喊着，不停地伸手去抓路边的树叶。他的手里除了那一团泥巴外，现在又多了一把树叶。他说妈，我要撒尿。刘井说撒你就撒。马一定站在背篓里，对着后面撒尿。他母亲一边往前走，他一边往后面撒尿，路上便留下一道淋湿的水痕。

刘井在稻田里割了一个上午，山路上仍然不见马男方送饭的身影，打谷子的人也没有来。她想马男方一定是睡过头了，或者又喝醉了。她的肚子里堆满气，并且发出一串古怪的叫声。她感到从来没有过的饿，像有一只长着长长指甲的手，在她的肚子里不停地抓。她伸长脖子在田野里找一定，没有一定的身影。她叫一定——声音小得连她自己都听不见。她又叫了一声一定，一定从别人家已经收获过的稻草堆里钻出来，头上沾着几丝稻草。刘井说一定你饿了吗？马一定说我已经饿了很久了。刘井说饿了你先喝几口水，田角那里有一窝水，你先喝喝，一会你爸爸就给我们送饭来了。一定说我已经喝过好几次了，现在我的肚子里全是水，再喝肚子就会胀破。刘井说那你给我用树叶包一点水过来。马一定从稻田边摘了几张树叶，在水洼里给刘井包水。他刚把树叶从水洼里提起来，水就全漏光了。他又重新把树叶放入水中，这次他手里的树叶包住了一点水，他小心地拿着水走向刘井。刚走几步水又全漏光了，他把树叶扔在地上，说你自己过来喝吧。刘井说你怎么样能够这样，你没看见我忙吗？既然你不给我包水，那你就来割稻谷。刘井把镰刀丢在田里，朝田角的那个水洼走去，她伏下身体看见自己额头上除了汗就是稻草皮。她把嘴巴放到水洼上，拼命地喝了几口，感到肚子一片冰凉。喝水之后，她感觉有了一点精神，她说一定，你怎么还不回去割稻谷，你不要和

你爸爸一样懒。你们都懒了，我怎么养活你们。

马一定拿着镰刀仍然站在那里。刘井说你实在割不了，你就过来给我捶捶背。马一定跑过来给刘井捶背。刘井闭着眼睛说你猜猜看你爸爸会给我们做什么菜？马一定说酸菜，除了酸菜还是酸菜。刘井说那不一定，也许我们家的鸡正好下蛋了，你爸爸会给你做个煎鸡蛋。

刘井和马一定到水洼边的次数越来越多，他们喝过之后便不断撒尿。刘井已经没有力气割稻谷了。刘井说马一定你回去叫你爸爸送饭来，你告诉你爸爸如果他今天不来收稻谷，明天我就跟他离婚。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，他太欺负人了。一个大男人整天躺在床上，靠一个女人养着，这算怎么一回事？

马一定提着裤子往家里跑。刘井说你要快一点回去，不要在路上玩，要快去快回。马一定嘴里哎哎地答应着。

刘井继续割着稻谷，她一边割一边想一定现在应该到枫木坳了，现在已经到紫竹林了，现在肯定进家了。马男方或许还睡在床上，我就算他还睡在床上。但是马男方还睡在床上并不要紧，他本来就是一个靠不住的人。而一定是个聪明的孩子，他会把我的话转告马男方。一听到离婚，马男方会从床上跳起来。跳起来之后他就会记住要给我送饭，就会到南山来收谷子。即使马男方不跳起来，他喝醉了仍然睡在床上，一定也会从锅头里装好饭送给我。

刘井这么想了一次又一次，她故意放慢马一定行走的速度，在脑海里为马一定制造几个困难，甚至想象马一定刚刚出发，以便自己能够耐心地等待。但是等啊等，马一定还没有送饭来，马男方也没有来。她想我不能再这样等下去了，再这样等下去我就会饿死。她捆好一捆割倒的稻谷，放在背篓里。她用双手试了试重量，看了看回家的路程，然后又多捆了几把。她想回家的路程很远，而我的力气又只能背这么一点。她看着那些割倒的稻谷，心里痛了一下。

刘井背着稻谷来到枫木坳，她看见马一定睡在一块石板上，马一定的脸上爬着几只蚂蚁。听着马一定均匀的鼾声，刘井心里一下就硬了，她大声吼道你原来在这里睡觉，你差不多把我饿死了。她扬手打了马一定一巴掌，马一定从石板上爬起来，摸摸被刘井打过的头部，好像突然记起了自己的任务。他摸着头说妈妈，我实在是走不动了，其实我和你一样饿。刘井的肚里一阵乱叫，她刚才喝下去的水，现在直往外涌。她往地上吐了一口水，说我现在不想见你，你和你爸爸一个样，你们快把我气死了。马一定的眼睛里含着泪水，他很想哭但最终没有哭。

刘井背着稻谷往前走，马一定跟在她的身后。他们谁也不说话，默默地走着。走了好长一段路，刘井没有听到脚步声。她回头一看，灰色细小的土路上，没有马一定的身影。她放下背篓往回走，走了大约半里路，才发现马一定又倒在路边的石板上睡着了。她背着熟睡的马一定往前走，走到背篓边，她把马一定放下来，说走吧，现在你走在前面。马一定一边打瞌睡一边往前走，有好几次他差不多走到路坎下。走着走着，刘井突然听到马一定喊痛。刘井说哪里痛？马一定说脚。刘井现在才看见在马一定走过的路上，有几滴血迹。马一定的脚板磨破了。马一定站在说痛的地方，血还在流着。刘井说你为什么不穿鞋子？你出门的时候为什么不穿鞋子？马一定说我没有鞋子，从天气热之后，我就没有穿过鞋子。刘井说我不是不想给你买，只是家里没钱，现在你坐到我的背篓上来。刘井把背篓靠到土坎边，等待马一定坐到稻谷上。马一定看看刘井背篓里那捆大大的稻谷，摇晃着头说不。刘井说那怎么办呢？你又不上来，你又不能走。马一定说我能走。刘井说真的能走？马一定说真的能走。马一定像一只受伤的狗，提着左脚一歪一倒地走着。刘井看着他走出去好远，才跟了上去。

回到家里，大门敞开着，天上已经没有太阳了，几只鸡在屋子里走来走去。刘井看见马男方还躺在床上没有起来，屋子里的酒气比早上出门时还重。马男方好像醉得很厉害，连刘井回来他都不知道。刘井故意把声音弄得很响，马男方仍然不知道。刘井想现在我没有力气跟你吵架，等我吃饱了再收拾你。刘井揭开锅头，早上她煮的稀饭一粒不剩。炉子自她离开后没有人动过，猪潲也没有人动过。看到猪潲刘井才听到猪的嚎叫，现在猪的叫声比有人用刀杀它还难听。这么说马男方除了起来喝稀饭喝酒之外，一直躺在床上，刘井想。

刘井煮了一锅雪白的米饭，它把马一定的眼睛都雪白得痛了。刘井说一定，今晚我们比赛吃饭，能吃多少吃多少，别亏待了自己。刘井还没把话说完，马一定已经把头埋到了碗里。刘井说你也别吃得太猛了，如果自己噎着自己，那才亏上加亏。刘井慢慢地吃下三碗米饭，感到力气又回到自己的身体。她想现在要吵要打我都不会怕谁。她走进卧室，在马男方的膀子上狠狠地拍了一巴掌。马男方的身子抽搐一下，说你要干什么？是不是欠打了。刘井说打吧打吧，再不打你就没有机会了。马男方从来没有看见刘井这么坚硬过，他睁开眼睛，有点不相信地看着刘井，说你要干什么？马男方的口气明显疲软了。刘井说我要跟你离婚。马男方说不就是离婚吗，我以为是什么大不了的事，离就离。马男方说完，又继续睡觉。

一个小时之后，马男方突然从床上爬起来。他说你为什么要离婚？你得找出个理由。刘井说还要找什么理由？你最清楚我的理由。马男方说我冤枉啊我冤枉。马男方叫喊着跳动着，好像有天大的冤枉无处伸，一点也没有醉酒的痕迹。马男方说你的理由是不是因为我今天没有给你送饭？可是我告诉你，今天我病了，只要是人都会有病，你敢保证你没有病吗？敢不敢保证？打仗的时候抓到俘虏，如果俘虏有病都要关心他，何况我不是俘虏，而是你的丈夫。在你丈夫有病的时候，你不仅不关心你丈夫的病，

而且还要提出跟他离婚，你有没有一点良心？你以为我不想给你们送饭吗，我不给你送也得给我的儿子送，当时我躺在床上想到你们还没有吃饭，心里比谁都急。只是我怎么也爬不起来，我当时一点力气都没有，真的，一点力气都没有，如果有的话我就爬起来给你们送饭了。我不仅会给你们送饭，还会给你们杀鸡、煎鸡蛋。你想想天底下哪里还有这么好的丈夫？刘井说你的病我怎么不知道，除了懒病还是懒病。你的这个病有好几年了。

第二天早上，刘井认真地梳了一回头，用香皂抹过脸，从柜子里找出一套平时舍不得穿的衣服穿在身上，然后对着床上的马男方说我先走啦。马男方说你走去哪里？刘井说去乡政府离婚。马男方说你真的要离？刘井说我说说话算话，你是大丈夫说话更要算话。

刘井朝乡政府的方向走去，她的脑子里现在全是那些她昨天割倒的稻谷。她看见那些稻谷随着时间的推移正在腐烂。但是一想到马上就要跟马男方离婚，她浑身是劲，稻谷算什么明年算什么饥饿算什么？她离乡政府愈来愈近，离稻谷愈来愈远。在快要进入乡政府的时候，她回头看了一眼她走过的地方，没有看见马男方。她想他是不是不来了？她站在街头等马男方，街市上基本没什么人，只有几个卖菜的和几个干部在街上走来走去。她从衣兜里掏出一面小圆镜，偷偷照了一下自己，没有发现不满意的地方。她看着自己满意的脸蛋想马男方现在你知道我的厉害了，现在你要后悔了。她把镜子偏了一下，她身后的土路也照到了镜子里，马男方提着一只酒壶正从镜子里朝她走来。她张大嘴巴，吐了一下舌头。她想我为什么要吐舌头呢？难道我害怕了吗？我一点都不害怕。

他们在乡政府二楼找到民政干事谢光明。谢光明有四十多岁，已经秃顶。在刘井的印象中，他们结婚也是他给登的记。谢光明说你们要干什么？离婚，离婚干什么？是不是吃饱了没事

干？是不是认为离婚好玩？是不是觉得乡里的事情太少了？首先我问你们，你们晚上在不在一起睡？在一起睡。在一起睡为什么还要离？你们还睡在一起这说明你们的感情还很好，感情不好的人会睡在一起吗？你们见过没有感情的人睡在同一张床上吗？没有。对吧，没有，绝对没有。所以你们不能离婚。还有你们有没有小孩？你们考虑过没有，离婚对小孩有多么大的伤害。小孩是跟爸爸呢或是跟妈妈，你们考虑过没有？没有考虑。没有考虑怎么来离婚？还有家产什么的都得考虑，你们把这些都考虑好了再来找我。刘井说谢干事，你说一张床是怎么回事？谢光明说就是说你们要离婚的话，两年之内不能睡在一张床上。刘井说我们家只有一张床，我们的儿子也跟我们一起睡。谢光明把手一挥说那就别离了。

他们从乡政府的二楼走下来，马男方竟然吹起了口哨。刘井说你别太得意了，离是迟早的问题，不就是两年吗，谢干事说只要两年不睡在一起，我们就可以离婚。从今天起，你睡你的我睡我的。马男方说想离，没那么容易，谢干事不同意我们离，你就别想离，还有孩子，我要他永远姓马不姓刘。刘井说你连自己都养不活，还有什么资格提孩子。刘井想还有两年时间，我还要被他剥削两年时间，还要为他种两季水稻、四次玉米。刘井突然想起田里没有收割的稻谷，那是他们的稻谷，既然没有离婚那就是他们一家人的稻谷，是全家明年的口粮。如果我知道是白跑一趟乡政府，还不如叫人去把稻谷收了。刘井挽起裤脚，开始往家里跑步前进。马男方站在小卖部打酒，他对着奔跑的刘井说马一定是属于我的，如果你愿意把马一定让给我，我就跟你离婚。刘井说君子报仇，两年不晚。

刘井手里提着镰刀，站在朱正家的门口。朱正坐在堂屋抽烟，烟雾像一团乱麻缠着他的脑袋，而且愈缠愈大，好像他的脑袋正在生长。但是他的眼睛是明亮的，他能透过烟雾看见刘井的

脸。他说刘井你的眼睛红得快出血了，你的镰刀磨得那么锋利，你是不是想把谁杀了？我们朱家可没有人得罪你。刘井举起镰刀说我想把马男方杀了。朱正说杀不得杀不得，他是你的丈夫。朱正从烟雾里走过来，夺下刘井的镰刀。

刘井借了朱正和朱正的弟弟朱木朗两个劳力，还借了朱家的打谷机，他们一行三人朝南山的稻田走去。朱家的兄弟抬着打谷机走在前面，刘井背着背篓提着镰刀走在后面，许多碰上他们的人都问马男方呢？马男方怎么不去收谷子？刘井说马男方已经死了。

等马男方从乡里回到村里，人们告诉他朱家的兄弟为他收谷子去了。马男方说去就去了，有什么大惊小怪的。中午，朱木朗送回来一担谷子，顺便回来拿午饭。马男方向朱木朗现在田里还有什么人？朱木朗抹着汗水，张大着嘴巴很久说不出话来。终于他的嘴在张了很久以后合到了一起，他说你让我喘一口气，你先让我喘一口气再问我。马男方看着朱木朗的这副模样，竟然笑了起来。马男方说你真不中用，我像你这年纪的时候，一天来来回跑六趟也没有累成你这副模样，现在的年轻人愈来愈不像劳动人民了。朱木朗正在喝一大瓢冷水，他的脸和头发全被瓢瓜盖住。当他听到马男方说他不像劳动人民的时候，他被水呛了一下，瓢瓜里没有喝完的水从他的两个嘴角流出，就像瀑布一样飞流直下。朱木朗说你像劳动人民你为什么不去收你家的谷子？为什么还要我们帮你收？要说不像你才不像。

马男方突然记起了刚才的话题，他再次问道田里还有什么人？朱木朗说我哥，还有你老婆。马男方双手拍着屁股，像被人捅了刀子，原地跳起一尺多高。他在跳跃中张大嘴巴，做出一副要哭的样子，说你怎么能把他们两个留在田里？你这不是害我吗？你不是成心要使我们夫妻关系破裂吗？他们两个在田里不知道要闹出些什么名堂，你难道还不知道他们的关系吗？他们一直在找这样的机会，现在你把机会白白地送给他们，这种机会用钱

都买不来，打着灯笼都找不到。如果你给我这样的机会，我愿意出钱收买你。你为什么不让朱正回来，你留在田里？朱木朗说你不放心，现在你就到田里去。马男方说现在去还有什么用？那只不过是几分钟的事情，该做的他们已经做了，我去还有什么用？为了他们的几分钟，我要跑五里路。马男方看看天上的太阳，好像是在计算一下为了那几分钟，跑五里路划不划算。马男方甚至站到阳光之下，朝南山的方向张望。他说现在一切都晚了，都没有办法补救了，你快一点回到田里去，最好是跑着回去，越快越好，否则他们会来好几个几分钟，那样田里的稻谷今天收不完，明天也收不完，后天也收不完，子子孙孙都收不完。

马男方对着朱木朗的背影喊朱木朗，你走快一点，你怎么有气无力的像一头瘟猪。你走快一点，我求你了。朱木朗带着刘井和他哥的午饭，往南山方向走去。他故意放慢脚步，让马男方着急。他想要跑你自己跑，刘井又不是我的老婆，为什么要我跑步前进。

•

朱木朗走了大约半个小时，王桂林迈进马男方家的门槛。王桂林的身上冒着热汗，他用一把树叶充当扇子，不停地给自己扇着风。王桂林说这鬼天气，怎么这么热？马男方问王桂林刚才去了什么地方？王桂林说去南山看了一下我的稻田。马男方说你看见刘井和朱正了吗？王桂林不阴不阳地笑了一下，说怎么会不看见？马男方说你看见他们怎么了？王桂林又笑了一下。马男方好像被这一笑刺痛了，说他们是不是那个了？王桂林说我不知道，你自己去看一看吧，你一去什么都知道了。马男方说他们肯定那个了，你这么一说我就知道了。王桂林说我可没有告诉你什么。马男方说不用你告诉，我要宰了他们。马男方说宰了他们的时候，已经从墙壁上拉下一把刀子，并在空中做了一个劈的动作，好像已经把他要劈的人劈成了几截。王桂林说你现在就去劈他们？马男方说不，让他们把稻谷收回来了我才劈他们。

王桂林走后，马男方站在门口朝南山的方向张望，其实他什么也望不见，南山太遥远了，他只是这么望着心里才感到舒服。望着望着，他感到自己的脖子不够用了，脖子上的皮肤把他的咽喉勒得生痛，连出气都十分困难。这时他看见李民兵拿着一根长长的竹杆，从南山方向走来。他把竹杆举在手里，就像举旗杆那样举着，于是他手里的竹杆高出路旁的树木好大一截。有时竹杆会碰着树木横生的枝叶，李民兵照样坚强地直挺地举着，把挡住他的树枝扫断，许多树叶落到他走过的路上。李民兵渐渐地走近马男方，马男方看见李民兵举着的竹杆上刻着尺寸。马男方说你去南山了吗？李民兵说去了，我去丈量我的稻田。马男方说你看见什么了？李民兵说我看见他们，唉，太不像话了。李民兵摇晃着脑袋，一直往前走。马男方想拦住他了解一些情况，但李民兵没有停下来交谈的意思，他说我还要去北坡量我的地。李民兵手里的竹杆仍然高高地举着，在走过屋角时，碰落了马男方屋檐上的一片瓦。

又过了一个多小时，太阳往西边下落一竹杆，马男方看见赵凡骑着一匹枣红色大马，走过他的门口。拴马的绳索稍长，所以赵凡就着绳索的长度骑到了马屁股上。赵凡说我刚买了一匹好马。马男方说你路过南山时看见什么了吗？赵凡撇撇嘴，什么也没说就晃了过去。整个下午南山的消息源源不断地到来，马男方想他们由暗示到不说话，事情已发展到不必说话的地步。赵凡连话都不想说了，可见事情是多么的严重。马男方爬上屋顶，站在瓦梁上，他的脖子愈伸愈长，他想我就不相信看不见你们。他的目光越过山梁，看见朱正和刘井钻进稻草堆里，看见刘井肥大的臀部，听到刘井发出被捅了刀子似的嚎叫，他还闻到了禾秆和新谷的气味。马男方终于看到了这么一个答案，他的眼睛一黑，双腿一软，跌坐在瓦梁上，差一点就从屋顶上摔了下来。

马男方从火坑里钳出一块烧红的铁板，在刘井的眼前晃动

着，说你跟朱正到底那没那个？铁板由红色变为暗色，这已是马男方第三次举起铁块了。刘井说我已经说过了不知多少遍，没有就是没有，你难道要我睁着眼睛说瞎话吗？马男方把铁块往前靠近一步，刘井已感觉到铁块的热气，正烙着她的某个地方。马男方说我不相信你有那么坚强，你再说我就下手了。刘井的脸往前动了一下，说来吧，你下手吧，即使你杀了我，我也没和朱正那个。马男方想你是不见棺材不掉泪，不被火烧不承认。马男方把铁块朝刘井的大腿按下去，一股焦味自下而上，刘井发出一声喊叫，像一只流尽鲜血的鸡倒在地上，被铁块烙过的那条腿抽搐着。马男方说现在你还说没有吗？刘井的眼睛和嘴巴紧紧地闭着，马上就要死了。马男方把一盆冷水泼到刘井的身上，刘井慢慢地睁开眼睛，说没有就是没有。说完她又闭上眼睛，她已经没有力气让眼睛多睁一会。

夜已经很深了，刘井还没有从地上爬起来。马男方坐在一旁看她，他看得眼皮叠上眼皮，最后他睡了过去。到了后半夜，马男方被刘井的哼哼声吵醒，他问她你们到底那个没有？只要你告诉我实话，我就会放过你。刘井的嘴巴尽管动着，但发不出一点声音。马男方把她的手和脚捆住，把她的头发悬在梁上。他说你什么时候招了，你什么时候叫我。你不招我也知道，只有你们两个在田里，就像干柴和烈火，岂有不那个之理，是我，我都忍不住那个，何况是你们。马男方扔下刘井，跑到床上睡觉去了。

马男方和马一定几乎是同时醒来的，他们听到刘井喊一定，快来救我。马一定翻身下床，被马男方抓了回去。刘井听到马一定在卧室里哭，马一定哭着说爸爸你为什么要捆我，你为什么要捆我？马一定被马男方用绳子捆到床上，他不知道刘井出了什么事。马男方说你是我的儿子，现在你不要浪费你的眼泪，现在我不准你哭。听见了吗，不要哭，你的每一滴眼泪都是马家的。她早已不是你的妈妈了，她的儿子姓朱不姓马。马一定的哭泣声渐渐消失，他在哭泣声中睡了过去。

马男方听到刘井说，姓马的你给我松绑吧。马男方说我为什么要给你松绑？刘井说我招，我都快要死了，我想我还是全招了。马男方给刘井松绑。刘井晃动着脖子，说你把我扶到椅子上去。马男方哎了一声，把刘井扶到椅子上。刘井说 you 去找药来敷一敷伤口，现在我的伤口仍然像被烧着那样难受，连说一句话都痛。马男方说痛是没说得的，不说是你，就是我们大男人也会受不住。马男方一边说着一边在柜子里找草药，他把找出来的草药捶细，敷到刘井的伤口上。他说如果你早一点招，你就不会受这么多苦。刘井说如果我知道你对我这么好，我早就招了。马男方说那么说你们那个啦？刘井说那个了。马男方右手握成拳头，打了一下自己的左手掌。他说你终于招了，嘿嘿，你还是招了，嘿嘿。

马男方从地上跳起来，他突然意识到问题的严重。他说这不公平，这一点都不公平，你们都可以那个，我为什么不可以那个？你们这是欺负我。从明天起我也和你们一样，跟别人那个。刘井说你只管那个，我没有意见，我绝对不会像你这样用烧红的铁块，去烙你的大腿。马男方说真的？刘井说真的。

马男方从床上爬起来的时候，天还没有完全明亮。马男方伸头看看窗外，门前的那条土路已经灰得像一条带子，飘动着招唤他上路。他带着一本算命书和他的酒壶拉开了大门。刘井被大门的呀呀声吵醒，她说马男方，你要去哪里？马男方说我要去找女人，去做你和朱正做的事情。刘井说你能不能晚两天再去？马男方说我为什么要晚两天再去？刘井说我不是不给你去，我绝对没有这个意思，只是我的伤口还没有好，我还不能下床行走。你能不能等我的伤口好了再去，这种事情也不在乎一天两天。马男方说我一天也不能等了，我恨不得现在就那个。我如果把你服侍好了再去，那你不是太幸福了吗？你做了这么好的事情，还不想付出一点代价，那是不可能的。我如果现在不走，那就太便宜你了。